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書

寄周溫甫書

維揚小住，獲領蘭言。天涯逢故里之歡，旅邸忘羈棲之苦。備承
摯愛，彌益心藏。惟解纜，愬愬情語未申。別愁已積，爲可憺也。愚
自別後，拏舟竟出瓜洲。徧攬金焦之勝，泊鐵甕城下一日。嘗京
口酒，登北固山，遊興頗爲酣暢。比至金陵，雖有半月句留。陰雨
不時，且多拘束，轉覺平常。於是偕六朝之山色，送三楚之歸帆。
一切託芑平安，足慰注念。獻歲已來，計惟侍奉曼福，文社佳勝。

辰下計將北上觀光利用之占可預賀也。然某所期吾溫甫者則不僅在區區科第已也。所願練葆待用之身研究有用之學。蓄鹽細故大有權衡動履偶然俱徵佗用其大者無論已。方今物力就竭於侈靡人情更怠於因循。生計日艱積重難返。將來冗大不易豈獨長安是非深明消息盈虛之機力持撙節愛養之適未易支此來日之大艱也。尊公翛然塵外品地極高心術性情夫復何閒。惟某資稟平庸故拘墟之見多不能如高明者之曠達縣邈而切近平實則私心嚮往竊在茲焉。卽已公伏論之苟有買山之資宜師首邱之意無論祖宗墟墓所在不容輕棄其鄉而修族睦姻自有互相修持之說。已較秦人之視越人

肥瘠不有閒乎。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古人於此，蓋懇懇焉。卽修持行業，敬養子孫，食舊德而服先疇，終勝寓公之遷流無定。或曰：僻處方隅，限於聞見，則又不然。華路藍縷，卽啟山林，卽荒陋之區，亦不妨伯開山之祖，而振興潤色，存乎其人。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況瀟湘勝地，屈宋遺徽，何遽不若他邦之名勝乎。卽今吳越號稱名區，其先固被髮文身之地，此其故可思也。陳恪勤崛起田間，而功業在天下，何嘗終爲一鄉之人，而其在直廬時，有懷山房二十首，其石邨詩曰：指讓風猶古。詩書俗所敦，想見先輩用，意惜其子孫轉徙他鄉，故今惟一綫之存而已。明李文正隸籍北省，不祀忽諸，今

懷麓堂刊板在茶陵不在他鄉其墓在京師畏吾邨今歲時祭
埽者罔湘之人非他鄉之人此其明證也尊公佗詩意在吐棄
凡庸獨臻孤詣其又言誠有古味素所醉心然善學之則可矯
浮淺輕剽不善學之則適曰窒塞才華竊曰爲詩之爲途至寬
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格丈足名家夫非專主一格所得盡其
奧妙而其要不外於讀書讀書有得自言之有物出之有章而
浮淺輕剽之病不戒自除專向詩中求詩雖鉅賢鏤肝曰求高
古不可得也七言尤須秀薄鬱積氣舉其詞渾灝流轉之中自
有滌澗往復之勢是非才思充拓意輒橫溢不能成篇而烏能
概曰清微淡遠盡之乎愚意初季須放筆曰求擴充不放則邊

幅必窘絢爛之極平淡生焉孫氏論書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絕
既能險絕復歸平正會通之際人書俱老淡揆厥旨凡事皆同
其藝藝方敷而自求枯索是背時也惡乎宜乎至於制舉之學
好古者之所不樂即爲之而取法先輩不屑翻時然此不過
登進之資自須摹倣程式必欲薄今襲古便是操瑟齊門是不
得不降格相從已時賢爲先路之導也吉劭閣臺暫尙未能付
刊家嚴季屈八旬復衰足疾晨昏定省不設稍離今季即得中
雋不思出矣聊據積悃已慰遠廬惟親故設數腹心希恕狂謬

與邑人議建二忠祠書

晉宋紹熙中朱子銜潭州於郡城之北門卅建二忠祠二忠者

閔公王承孟公彥卿趙公民彥劉公玠趙公聿之并肖從事長
沙虞惲鄧騫等像合祀越八十季而李忠節公芾守潭州殉南
宋之亾又越三百餘季而蔡忠烈公道憲周節愍公二南何忠
誠公騰蛟殉明之亾三公之歿事皆烈且慘此近日郡城南門
外後又忠祠所爲作也蔡忠烈之殉長沙也甫下車謁李忠節
祠感慨淒愴題詞於壁卽寓致命遂志之意則忠節固有專祠
而忠烈曠世相感益以激發志氣致前後輝映如出一轍蓋朱
子五忠之建其有裨於世道人心如此其彰彰也厥後忠烈之
祠則太守堵公允錫覲還時爲藉從逆人房產所建郡人亦或
與忠愍合祀爲二忠惟何公無祠所已然者忠烈卒於崇禎十

有六季莊烈未亾殘疆猶爲明有故得如制舉行忠誠卒於
 國朝順治六季其時僅畱元明王且播越不暇自存而事過境
 遷都人士亦遂泯然忘之迨近季新化學博鄧翁顯鶴續修前
 後五忠祠於妙高峯下忠誠乃得於二百季後埵諸公血食斯
 土重可歎矣夫忠誠身繫全楚宜於會垣有祠而致命在流水
 橋則尤宜於吾邑有祠當日體魄歸黔而潛家常見朱衣象簡
 蓋忠魂毅魄歷劫磨理宜祠於其地而神之所棲亦得長爲
 我民福而邑中更有缺典須補者郡邑志俱載宋邑丞李公長
 庚當元兵入冠帶坐學宮不屈歿諸生殮而瘞之學宮旁又載
 墓在文星門內舊學故地今僅與後來守令同祀名宦而墓且

淪沒於荒煙蔓草之間生爲吾邑之丞歿亦殉吾之邑告之他邑而不知埵諸郡祠而不愜責無旁貸咎將誰歸然管之人未嘗不計及此也梁先輩本坤詩曰貳尹捐軀古巷中千季碧血付煙叢他時誰結三閒屋也與莫宏祀蜀同張先輩垣竹枝詞曰官糧輸罷好還邨忠節坊前且一尊七月初頭曾記得穿鍼魚上小東門注云文星門卽小東門柳絲巷水次倉後有宋殉節縣丞李公墓然則百餘季前其墓尤顯第曰祠祀埃諸後來不虞今之竝墓而不可攷也將更歷百季而竝其名之弗能舉矣悲夫今設敬告邑中仁人君子合力捐祠祀李何二公而已己丑殉城諸君配饗己丑之役名門舊族才人奇士皆不得

歿所曰之陪祀忠誠相視尊逆者也。至李丞之墓迹之不得亦當卽其處封而表之。曰存其名。嗟呼。士爲善於鄉。其子孫蕃衍豐厚。猶特祠曰顯異之二氏之宮。崇閣赫弈。所在皆是。楚俗佞鬼尤多。淫祀乃曰孤忠大節。反至無一椽之託。半菽之享。於理爲不安。於事爲不順。惟諸君子實圖利之。遺光已而四月念有四日。

復王心園書

頃接復書。良用欣慰。種麥視種樹。其收利倍捷而彌鉅。但弟山人故略知種樹利弊。而不知種麥。茲致書者。卽家從兄伊曾遠游各省。頗知風土。聊與論之。伊則曰。種麥不如種樹。詳其意。惜

約有六端。麥誠宜燥，且不獨宜山，不宜田。卽山亦宜沙土，不宜黃土。黃潤故也。合本邑計之沙土，不過什三，而黃土居什七，不能如郴、寶諸處。卽近亦竝不如上湘。弊一：邑中亦舊有行之者，卽伊、尊人嘗爲之，而眇所獲匪徒土性不宜牛羊爲厲，而雀、鳥、竇叢之若山，圯迴複之處，尤勤驅遣。弊二：今歲麥特盛，竇乃罕逢，必視逢率何如，未可據今例。後弊三：種麥之費，視種田雖殺而亦不貲力也。糞也，其自成室家者，糞田不足奚暇糞山？其不能成室家者，則尤無所出。弊四：大抵鄉中室廬所倚之山，或略有樹，無樹或有他樹，藝如麻、密之類，若荒曠之山，人迹罕至，室廬稀少，曷乎其爲守望也？弊五：一人可已種禾，一人不能種麥。

有田必有廬厠此耕此卽厠此耕彼而接壤無非田者故守望
可曰相助若攻乎他山則墾塲必裹糧守塲必築室而猶未便
也弊六此雖一人之言而其理則幾於可信夫土地異宜嗜欲
異性雖徧諮江浙之商賈恐不若再詢土著之鋤耨也且一地
鵲收兩利種麥則不能種樹曰急則治標之法則倡種麥爲長
特恐人情安於所習遽迫曰罕所睹聞之事則來書阻鵲之說
不免焉然使其事誠出於萬全猶能曰試可者誘之使進試之
而或如上所云云者使之得不償失則下之人謂吾言近誣將
一切不信而反有害乎其大今曰賢侯本惠政而發仁言其入
人也必如湯之沃雪若不能收實效而在費經營則大可憐也

直獻管窺伏惟詳答

復書甫完再諮鄉老乃知蔽所不見窮於眉睫蔽尻南山卽有種麥者而各處尙夥然只能就熟土及便宜處爲之若開荒勤遠勢必不能有如前書所云者據此則無庸勸爲也且鄉山之熟土甚少而其爲樹菽也尙繁如諸如蔴如諸豆如苞穀之屬皆可充飢而獲利其收成亦較麥爲靠實又鄉中只宜小麥只其雀啄減於大麥故也而小麥之味不能勝蕎麥其春磨則倍爲艱然則急欲治標種蕎足矣無事更張蕎種諸田旣無開墾之勞復省灰糞之費未見其利不如麥也且今鄉民非盡惰其四肢者也苟可得食何故坐爨其不能得生者皆由無貲本已

力諸原卽畀曰土若田不取其值而彼不應況佃山而種乎此積穀所曰宜亟圖也而來書曰縱有豐年瘡痍未復不能舉行爲慮此又誤矣夫積穀者輸之有食之家非輸之無食之家也曰有食濟無食非曰無食濟無食也今無食者謀朝夕之不暇而有食者之驕奢淫佚不如故乎演劇如故鬧鏡如故佗佛事如故有何元氣之已傷有何瘡痍之待復然而欲其周卹里鄙則戛戛乎其艱也故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在操平施之權者之有曰平施之足下第見臣朔之飢欲死而烏知侏儒之飽欲死哉且如弟所旣上十七都十甲米粟儘有贏餘三甲則素封聚焉十三都則寒族之素封聚焉間十四都尤充裕他處必尙

有稱是者取一於百取百於千取千於萬未見其爲朘削也而況乎其不如此也優者爲之絀者俟之行一鄉則一鄉益早一時則一時益如弟原議俟秋成今日下正顛連無告之時勸人助賑必鈔有應者試曰此汰權宜之彼知捐而仍在且可經久或樂從焉是不惟收效於後日且可濟困於目前矣又笑事他圖乎特治汰貴有治人經營措置之間尙自有遺焉耳利害所關不嫌析剖一偏之論尙望指陳

覆鄧湘皋丈書

前廿有五日奉到惠函及書帖各種感荷無任惟是老丈本北海念季之誼下及庸愚有曰誘掖而進之足矣乃輒加曰過情

之譽又重之曰逾分之稱在君子撝謙弗自覺也而汝懷何曰
堪邪承示蔡忠烈遺集二編非先生發微闡幽何曰得使至寶
復見於世曰爭光日月之人遺聞幾於泯沒故茲編之功較之
楚賢尤鉅而行狀缺而復完季譜疑而得據使二百季往蹟屢
卷瞭然獨得廬山真面是非先生平簪表章先哲之精神團結
有目通乎鬼神不及此也而汝懷竊維是書之大功有三公詩
有悔後集矣有郭氏所刊詩存矣又有黃氏閩刻本矣而攷四
庫全書總目無有焉則當時失於採進楚本已佚閩本亦不絕
如綫茲編得不謂之興滅繼絕乎尹先民雖亡國之俘然力屈
而降未嘗誤國郭傳堵志均無異辭行狀則更有目原之且旌

歿矣必其後亦不求全於賊矣彼荅人不知大義未能不屈耳
無端而加曰叛垫則失之故久使含冤泉下茲編雪之是已傳
志僅稱虛葬之文不讀行狀則不知公有歸骨之事而虛葬二
字亦不知爲何解且行狀一失竟不知公眞墓所在而閩楚兩
處皆成疑塚矣至季譜之精案台文之訂正夫何閒然惟郭幼
隗先生所譔傳汝懷公秋會攜尸邨集於辛階太史處先生竟
未之見耶郭爲忠烈至交且其傳爲行狀之所本雖無異聞伯
須補載又季譜謂道甯爲鍾殷別名汝懷竊疑道甯爲本名而
鍾殷爲別名迺如今人之派字而甯之有山與忠烈之諱有山
同鍾殷或其入庠名耳公字曰元而諸昆季字皆曰元不應兄

名獨異墓志所稱伯較可信然而又有疑焉者墓志稱主喪者親兄遣甯而行狀曰負骨者從父遣宜狀中稱鍾殿爲本生父亦稱伯父而別之曰從父遣宜伯另有一人而非卽鍾殿者豈遣宜爲公從昆弟代鍾殿而行而堵公偶不加察曰爲遣甯而書之邪抑狀與志甯宜字有誤邪得蔡氏家乘攷之或可明也又季譜第四十葉引行狀所稱從父者五皆衍一祖字四十一葉引本傳邑中舉人馮一第云云而本傳中無此文本傳二字恐有誤前編後敘中引祭文六月初一日初誤作十幼隗爲恪勤大父衍一會字增錄凌國俊陳世科兩小傳下未詳所出然此不過校勘偶疏不足爲全書病汝懷讀行狀未畢輒噉咽不

能成聲。越夕爲學子講殺身成仁章。取其事已證之。豚兒九齡至流涕不寐。烏虜至性所激發。曠代有若同堂。蓋天理所已常存。人心所已不灰者。於是乎在。則讀是編而存文字之見者。抑亦末矣。茲鈔呈郭傳並敝邑志一則。志佗於康熙初。故老流傳。信可爲逸事補。而馮根公踵忠烈而歿。義未能並忠烈而永傳。其遺書十數種。不知尙有存者否。先生得毋有意乎。

荅黎樾喬侍御書

屠維淵獻之歲。曾兩寓書。厥後不復奉簡。人事碌碌。無善可陳。心藏而已。去秋辱教。屢思裁荅。遷延越歲。慙慙何如。春中與閔與家麗生一札。未及時艱。廊廡江湖同。茲怒擣財。用人才二者。

大國之本。籌維及此。具見深心。第未知帷幄之運果何。已救乏
配衰也。竊已爲開源節流理財之要道。然至今日已無可開。無
已。則積穀種樹。猶爲有補。汝懷舊嘗有說。然又方土俗不同。法
當各因其地。未可舉越例。秦援齊。概楚。卽某之說。某某已不盡
然。距百里耳。城鄉境別。而所見已殊矣。自壽明至今。又百季來
所已敝。人才者。無他制舉之學也。亭林生員三論。頗盡形容。重
曰。科場繁密。逐末者汲汲不遑。猥陋苟簡。至此已極。然改弦更
張。莫乎艱矣。無已。其別設一科。而策曰。時務乎。自古科目致多。
而本朝亦有博學鴻詞。賢良方正。孝廉方正。諸科。鴻博既非
急務。孝廉亦等具文。惟賢良一科。於時爲切。曾在雍正尙見舉

行不跲而因循無違礙。夫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其馴習漸漬之勢然也。求治於弓求弓於治，反其道則必不得之數矣。且課曰所習而責曰非其所習，又所令反其所好也。如仍常行之科曰安庸流，復有特設之科曰待志士，使天下知舍帖括之外尚可獻納，曰就功名必奮厲而爲有用之學，曰待試志士伸庸流必激而廢然思返，則然所爲猥陋苟簡者亦不扶自直矣。至其期限遠則俟歲星之終，近則準時巡之制，近者化其氣遠者裕其功，惟智者采之耳。夫侈與濫無曰爲蓄積也，亟與式其靡而遏其流，驟與剽無曰成德業也，亟與定其志而固其氣，舍是而甯有他哉？有他亦補苴已迂謬之談，乞爲是

正承詢近來所得某質本固陋今之志趣無異曩時榮利之情
益加刊落前季雖曰足疾不與鄉試亦其本懷老親臥疾豈設
遠游所學不成自願一無可恃徇末徒然勞擾曷若時還讀書
惟家案日臻時形支絀心力遂至紛紜得館稍潤又同致女壓
綫無暇自營近有易詒之俗朋載已來僅成一卷歲月遷逝良
自思耳長君質性敦厚不爲俗侈自成德器惟汝懷揣摩有慙
蘇季嬾慢則過嵇生奈何觀繩墨於拙工問程途於驚馬故執
贊之見譏而璧焉然閣下既弟蓄汝懷矣管歲追從久叨教益
今於令子得不親喪之而盡其忱乎但未知其志趣斷在讀書
抑僅取利舉二者非不可兼然有志於學者終須守韓子無望

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剛言方能激紛擾之心而消鹵莽之氣汝懷誤於此者二十季迨稍覺其迷又纓俗案故十又已後二十已前爲日不可多得也併已質之高明新舊與友人書一通詩詞數首文不足道因其中有可見鄙意鄙狀也

與曾侍郎論文書

前已拙藁各種就正值旌麾遙駐衡州卽日皆塗塵譜例一編得邀瀏覽承書指示謂蹈本朝各家箋疏習氣又謂文草鶴於治氣而自傷其氣之爲慎真詞家要妙之言堪爲膺服然汝懷雖粗治小學爲文亦不專尙箋疏而竊意文事固有不得盡廢箋疏箋疏又非始於本朝文家者請得申其說而再求是

正譜而有例則其辨爲之而不免流俗之疑惑不得不爲證援
子姓不悉喻文辭不得不爲疏解非他文之悉出於是也然箋
疏之體其傳最古非肇於漢世之經師易曰爻也者效此者也
象也者像此者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
天下之動者也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記曰經也
者實也莽也者藏也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
志也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左氏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
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叟正辭信也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公羊
氏曰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鷁于而也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徹者徹也助者籍也庠者養也

校者敎也。序者射也。泄泄猶沓沓也。惻隱之心仁也。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凡箋疏之在經傳者。幾鸞襲僕數矣。而漢儒
之通德釋名解字諸作。乃祖厥體而爲專書。匪惟專書其崇論
宏議一篇之中。時或錯焉。王子陽諫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
揭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
之也。劉子政封事曰。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麴麥也。
始自天降。若此者又可僂指計。且曰傷氣而論。孰過排比重疊
而漢文乃有襍引書傳至五六十句者。其詞意比疊又不待言。
曰後來文家校之。將毋巧拙利鈍之殊致。然不得已後人之巧
利勝前人之拙鈍也。說者謂古人之文爲渾樸。非惟渾樸也。原

其徵引之辭。蓋守禮經身質言語之戒。故必則古而稱先。其奏
御也。必曰臣聞。或曰聞之於師。其所諷諭。輒引經傳釋之。曰明
其義而不必言之出於己。然而經傳具焉。師法具焉。恭敬退讓
具焉。後之人反是。德不足則求勝於言。理不足則求工於律。而
漓漓厚薄。復有氣運之樞筦於其閒。不盡涉文家之趨向。乃或
謂判分於八家。則又非也。夫文之得已。氣言者。莫過於唐之韓
與宋之蘇。而韓之狀復讐。兩引周官一引公羊。而疏解之辭。句
不下十。其上宰相書。則尤蘇蘇之合祭六議。襍引詩書周禮春
秋左氏。并及鄭注賈疏水經注之屬。句不下數十。而詮釋之辭。
且數倍焉。然則唐宋文家。未嘗不崇古法。而無掩於其氣之浩

然學者或專取矜奇弔詭之章喜其虛靈幻眇已爲勝古人之
平拙遂於此界劃鴻溝不知虛靈幻眇之涂徑莊劉已權輿於
秦漢之萌其辭意皆超軼絕倫然非文之正軌矣且夫物必先
有體而後氣附之則文家論氣當兼論體文有論議有紀敘有
解說而篇幅有大小修短詳簡之不同體有殊而氣亦有殊矣
且如春秋周官細碎如紀帳目而與詩書同列爲經尙書禹貢
顧命體如周禮春秋而與殷盤周誥之情辭敷幽同居尙書二
十九篇之列尤異者孔子曰一手繫易篇各不同惟說卦與繫
辭參近其中復多奇變而後人統曰十翼名之然猶曰此古書
非可已後世文體律之至左氏之傳春秋已與今之文格伊邇

而長案千言簡惟一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體不同而同歸於達。然達則可簡，未達弗可簡也。而文家乃有尙簡惡繁之弊。夫蕪襍者，文之病，脫略獨非病乎？自雅潔之宗標而文格高而文品尊，而文律綦嚴。然因是而適成蹇弱者多矣。今有事物之紛紜，蕃變生人之材，行志義，縣不勝書，則將捐其縣，重就其簡，便曰：成吾文之雅潔乎？是自爲文計，而文之不繫乎事與人也。其貽誤實自淺之太。叟曰：著潔之言，柳州取潔於馬遷，屢索不得其說，而文家於字稍粗俗，相戒蠲除，豈知腎腸見書，狐鬼見易，孟說糞而莊說屎溺乎？甚至郡縣歲月率多不詳，揆厥由來，無非尙潔。夫古人之於辭也曰修，何嘗不言洒灑，然曰潔，故而

至使人不得其端委則亦何事於文矣今人每病攷据之難竊謂今日之難實由咎人之簡故滋論辨使其言之詳且周焉不少假之疑竇聚訟何自而生故夫文之事吾甯稍貶其格而微失於難損已曰難即授人曰簡通校之得失未嘗不相償也且

今人之讀古書有不憚其簡而憚其詳者乎

簡略之病明人爲甚張文毅治有贈

人敘云往余適湘中與羅氏兄弟游焉何地何人渺不能識先世故與張有連因致疑焉展轉鉤攷乃得其實湘中湘潭羅氏者先十一世祖也今如欲廢攷据而爲文又尙簡略則與宵寐匪禎何殊總不欲令人明曉而已

抑文之類不

一爲文之人類亦不一有碩人有才人有文人有學人豐功偉烈耆儒長德皆得謂之碩彼其偶爾發據皆關民彝物則不屑屑於文而文韋與競者也負異人之稟志氣憤興而或見抑於

時則宣諸文曰伸其抑塞爲嘻爲悲爲幻爲怪無所不至皆才
人之所爲也而文人者無分窮達有志蒞林謹守繩趨不失尺
寸以求合於人之矩度而淺深厚薄之各視其力焉若乃究終
始於遺經慨空疏之鮮用實事求是曰期積索通貫而卽於真
知則劉勰氏所云辭徵實而覈巧者而亦不必曰文論若是者
人殊而文殊文殊而氣亦殊又非僅體之別矣今閣下肩任簪
鉅蒼生之所繫命碩人也則文亦從而碩焉不必箋疏亦不必
不箋疏蓋柏翳者典據之宗姬公者詁訓之祖也惟克勤小物
者惟能勑建大勲於閣下有厚期焉若下忝者衰椎魯之資鮮
鄉曲之譽進不足干時退無曰自見積歲累月初則制舉耗之

繼則生計耗之其得鑽研故紙者皆出閒隙亦聊假以銷憂耳
於爲文之人之類無一可竊自自居者曾何足語於文事重辱
君子之教乃復貢其臆說還質於左右焉如欲誘掖以進於文
之途乎伏候裁荅

復曾侍郎書

客歲歲除之前夕歸自湘城獲讀惠書意指歉拳重增媿赧方
閣下銜恤之日悼駭失措一曰友朋之遽罹鞠凶一念時事大
局草知究竟然未能稍盡扶服之誼并唁慰之書俱付闕如者
良曰閣下此次遭變與尋常之曰恩歸者有殊既不設輕易措
辭亦不欲徂爲世俗周旋之語故遂已焉繼聞閣下曰外人督

過博諮眾論曰求一是而援禮經金革無辟之條紛如聚訟愈不欲引身其中增爲詞費也雖然外人之所訾議閣下之所執守有觀之所委曲調停果能悉中事理而無惑哉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卽明人論之張江陵輔弼少主於明有再造之功而其時天下已安無猝然之患議其奪情是也若盧忠烈則當流賊猖獗海內鼎沸之時南七省倚之如長城及芷陵檄之北援陷之歿地賊遂南來方州瓦解戮辱藩王拷掠文士發掘冢墓當是時盧公卽欲從容終制於家修朝夕之尊易祥練之服其可得乎是故盧公去而南服危盧公歿而明社覆其身繫天下安危如此而亦曰奪情議之此

眞枉灰城中叔孫通議禮者也禮無男女授受之法而嫖溺不
援等之豺狼言豈一端而已乎且夫喪服者一身一家之私事
喪亂者天下國家之公憤人臣之身旣致卽不得自遂其私故
王事必期靡盬而將父將母之不遑古人之言事親生事與葬
祭并重後儒則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是養之視葬祭
尤重而國家之待臣工不盡與人已養而必盡與人已喪葬
者曰養之無窮期而喪之有限制聊使人得自盡焉云爾亦誠
無術爲兩全也至并喪制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
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曰九重倚畀四海屬望之身而下
同鄉閭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曰兩次奪情從古所無

豈足曰爲解乎。然而外人之訾議則亦非也。今之賊勢散布南
疆各路大軍皆足抵拒。閣下分扼江西。繼又偏駐瑞州。守株之
待。無關緊要。一聞凶計疏發。卽行。又內崩摧。何能轉計。此中平
禮亦不愆於事者也。迨優詔頻頒。儼屬勸駕。輒復峻辭。卻拒
竭不可拔。鄙人不謂其守禮之懇。而服其自竅之精。蓋度餉務
非刻不可緩之時。而又無一援卽起之力。是嫠溺當時。苟力不
勝。援亦徒冒嫌而涉疑。況嫠之未溺。而從而搥嫠之堅塲。曰強
援之無故而犯不韙。宜所不爲也。今人不察事情。漫相附和。如
鄭人之驚伯有。輒曰溺矣溺矣。惟某之當援矣。恆情常態。輕相
責備。亦何足怪。則應之曰不必援也。病未能也。事定理顯。公論

自昭止謫在於無辨而惡用多言嘒嘒哉且今者天恩高厚

許遂私情賊勢衰微不相敦逼願償志遂何忤如之乃復追尋

怨懟苦索癥疣不用雅馴之辭惟抒憤懣之氣見與亦何弗游

心廣大之域而欲與擔夫爭道悍婦詬室邪是始德性問學之

中或有窒闕之未闢渣滓之未融已不揆擣昧請推論之孔子

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孟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是聖人不已道高而絕眾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

有公養之仕原思爲宰與粟九百止其辭而教其分惠鄰里鄉

鄰是聖人不已勵世而矯廉也古者度人在官有祿而餘夫有

田欲已使之必先養之欲其不貪必使不乏彼夷齊顯高節於

晉陽其不能出而爲殷朝敵懷剛矣。閣下隸朝籍二十季里第
塵庇風雨田穀纔給饘粥曩者封公在堂儉約可想閣下食二
品俸督師又載餉中度支不下二三百萬而寄家白金祇二百
餘兩。見與於義何居。寒士館穀之豐往往歲取數百已贍身家
乃欲愈況而每下已儉其親已窘困其妻子然則人何不牽而
出於富貴之徐乎。王者之有律令所已制勢而杜私朝廷亦安
得百官度司皆明通公溥已爲理者故不得不大之軌已範之
沿及末流不能通法外之意墨守之而法遂死。至取言觀人皆
有定格務使人沮抑志氣循守塗轍無或稍自岸異已奉身無
過而大致卿相且不爲特舉之案遂使士氣惛然百季不振誠

可痛矣。然欲矯之而一切屏棄不用則亦安能。漢高祖除秦苛法而亦自大三章爲夫。不三章則羣下罔所稟承而殺人傷人及盜者無已別也。刑罰上下輕重唐虞三代用兢兢焉。法家者言漢儒多顛門之學亦曰中有精意非深造不能得也。惟蘇子瞻議切時政有致君無術之言。然曰文網至密之朝苟不能使國之更易科條亦安責世之拘牽文俗。若曰一人者孤行其意眾咻而一傳勢固不行。萬介而一通又誰適從也。聖人之使人曰明試曰功曰試可乃已。未嘗僣取敷奏之言而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辭尙體要辭無枝葉。又觀言曰觀人之法未有不取寡而取多不取體要而取枝葉者。凡夫有之聖人無是也。今試

有人焉伏闕上萬言書謂悉除從來之訟而盡誅天下之隻然
後天下可得而治易棟宇曰野處斯無逸居之患更烹飪曰毛
血斯無口腹之欲限度可黼黻曰參樞密宰輔必襁褓而親任
負斯勢分不相懸隔而上下可無睽離其意既奇而古其詞復
典而文將世之庸庸者聞而駭忤而聖人者獨從而取之乎蒙
之從閣下於南康旬也非曰璧帛之隆不可卻也曰謂旬旅之
事未嘗學問儒者所恥又冀陰曰識天下奇士及居久之乃獨
識閣下爲奇士所見四方之士無出其右何者天下惟平實堅
樸之人可曰幹事旬務尤然閣下無大僚尊貴之習行履部伍
親操細事度幾大禹之櫛沐風雨手胼足胝故能胎礪堅利壁

壘峻固卽糞廁亦有方隅所謂道在屎溺此非高談渺論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見也乃復濫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賢之雅循周諮之節曰糞奇士之來於前然而戰弗勝城弗克饟弗給奇士無如何也閣下本奇而復好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古無奇策況在今日饟糈之匱然生財之道未嘗無良法尤貴有美意鄙諺曰官出於民民出於土今之折漕撥糧捐貲抽稅皆出於民而出於土者也其折撥捐抽之法要在使民無怨且使官無怨則財原無窒塞之患使民無怨閣下所知而已爲美談者也使官無怨則閣下所不知而已爲臆說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撥糧自我捐貲抽稅皆欲自我見疏而不復有人

之見存焉。雖匭務者閣下之專司。而民事者疆吏之職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閣下匭政必自己操。大權未嘗芻落。而欲兼綜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則聖人之設官分職。官事無攝者非乎。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馘尊俎而代。曰蒙莊之好奇。猶若存世俗之見。則庖與祝當各循其分。卽質明行事。尸詔於堂。祝詔於室。索羹定不至。索脍脩不至。索醯醢又不至。尸皇皇然祝訥訥然。起而責庖亦赧赧然也。明日繹祭。庖必先事而具。猶不具者庖不待代而退矣。惡用馘尊俎爲也。聖人之言曰有教無類。亞於聖者曰子曰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故聖不自聖。其視可誅之人皆可教之人。匪

惟聖人卽吳隱厲清彥方化俗有明效焉若獨爲君子亦君子
所內媿矣觀夫瓏玲玉佩用覩小君之容暨飫肴烝不卻大夫
之饋坎止流行與物無忤是何氣象若其刻懷陽虎日接桓魋
則愿患凋季安得有巨順從心之境并斷爛之朝報無自而成
書矣閣下讀書稽古之識遠軼輩流而積滯柴腹眾私墳臆往
往而見中頗從事又子既而漸撤其樊漆園倣倂之思腐叟激
蕩之氣久經陶染遂多性眞隨手之變不主故常從心之欲不
免踰矩觀人論事罔用繩軌祇屬於毛不離於裏摺據陳言詫
爲才士市井庸妄寄目心膂揄揚過當多所棄鄙蓋定哀之際
是非頗謬於聖人而仲連蹈海之思淳然已起也若乃人生聚

散離合之故則固有數存焉矣。前歲初涼之頃，李太守來談舫齋。惜曰：白鼠見此舟，始慙久居乎蒙，謂世溷墨白，何別於鼠？舟固多鼠，不足異也。維時筠州道通，咸懷西歸之志，已而同人大去。旅況蕭然，鄙人不好眾樂，則欣然獨據有之，曰：供嘯傲，復重加修理，比於密緻，爲卒歲計。及長季投理，語侵幕客，瓦缶雷鳴，心知有變。遂徙糧校，將及一月而後行。後聞其舟斧斯爲薪，拉襍摧燒之矣。平生流連光景，多桑下之戀，矧棲託經季，凡往來談讌，並合歡戚，夙生始卒之數，皆繫此舟。縈魂所至，輒履我闥，曉風撼戶，山河邈然。夫人力不能保全一舟，安問百萬生靈邪？白鼠亦不知何往，致足悲也。山尻一載重鑕，故紙塵事，牽率殊

乏半功鄉僻孤居絕無資益然三益者流求諸通塗豈便多觀
曰閣下之宏通猶不免爲一二前儒所囿他可知矣入聲如土
分寄之說反復推遷訖無曰易而聞者胡盧自分蘊蘊季曰干
計天壤乃有王郎獨識其意而心肆之唯乎阿乎吾不能區附
之和之聊曰自娛然王郎不常接應吾輩終孤也嘗求君子慎
德之故旣有人矣而不能生土盜已不過吾門向平之願方興
未艾木居之顯久剝而祈者猶原原來苦於酬接詹尹卜之曰
不家食吉則出門一笑之無已時也久闊無緣相見扶筇邁往
則慮鰥鶴遽畱命駕儻來亦愁牛羊突竄燕勞雖背弦望有時
俟之而已至於意旨差池則當在天地民物性分學術之大區

區軼悟何足爲言。竊惟閣下易練在卽終制匪遙。卽今戎事漸平而還朝之日。內則樞要外則封圻。安得顏閔之佗。衙官豈必遽僑皆爲同別。雖鄙管氏之臺而原其功。不假卜商之蓋。已護其短。此則聖人之不測也。閣下稱季文之詔曰。捐往細故俱蹈大過。僕則舉子桓之言曰。願鄧將軍捐棄故拔。要授要遣。手疾經月。裁荅稍稽。春寒伏惟珍攝。肅候素履。諸惟鑒。嘗不宣。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十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聊堂文集卷二十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書

再荅曾侍郎書

荊得惠復之書。倏三閱月。鉅然未報。疑於簡慢。而實非也。躬行節儉之餘。僕僕少暇。既有不能疏闊之古人。又有必欲酬接之今人。未已也。仲氏嫠喪而外。同堂喪凡三見。逢元之婦其一。未已也。腐儒粗糲。百季過半。而陽疾之遽海。其田荒莊再圯。佃夫露處。婦產泥中。水足火微。鄰同醯醢。此雖天災。偶被若不足介。而身受者。固生人之極艱。上之人或惡聞談虎之嘒嘒。居士

猶有赤子之心。何能不目。賊心懾而芴皇失措。邪久蔽之陽。七日來復。屏營稍定。王郎適來託爲寄郵。乃屬楷生上荅來書。大指惟有遺正之竊。惟古之聖人斤斤曰治性爲第一義。中庸三十三章。皆標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兼氣質。剛柔智愚。言率乃衛之脩字。其字从行。率會意。率亦聲。从行率者。謂強之使行。如捕鳥之用率。要遽之不使他往也。卽率循率由。率師皆同此義。率者用力之辭。但訓爲循由。則失其指。率性者。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矯其一偏。而比於中和。故曰率性之謂道也。第二十七章。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聖人得天之厚純。而無駁。無待於率。故能盡其性。而及人物之性。若自明誠者。則待致力已幾之。遽

曰制之則言率厚而崇之則言尊故二十七章復言尊德性而
道問學道問學卽曰尊德性非截分二事蓋率性必得其層累
曲折之故非徒施矯揉如杞柳之爲桮棬非問學不足得其理
卽自明誠之說也後賢由此致誤區爲兩橛問學曰密德性曰
濶問學曰堅德性曰慎惠施又車祇曰益其恣肆詞原三峽愈
曰濟其辯議自宋曰至於今指不勝屈也率性之通大學傳者
如七章之釋正心修身是也忿懣恐懼好樂惡患四者之發於
心皆出於性之眚舍眚易曰不得其正而忿懣居四者之眚則
或曰爲克治之最鷁矣竊觀古來賢豪功名之不終大都坐
此王半山才氣學識今無有也青苗手實非必不可行也平其

情虛其衷而誠求損益之道。道可得也。何曰惡聞譏議。曰愈肆其拗很也。張太岳救時之相也。今無有也。曰言建樹不如是之急。曰言戀棧不如是之鄙。何曰一聞奪情之議而曰頭擊人也。楊文弱之才力。今無有也。徒曰會議拂戾致陷盧公。所謂一朝之忿忘其及親。又失禮父客致騰謗書。後雖孤兒顓天文孫訟祖。其元孫尚書超曾于史館上書辨枉卒鶚解於清議之銅蔽。君子平心簪之歸獄。不如流俗之甚哀其性之偏激。平生讀書冀曰治人。獨未嘗自治耳。至於江夏熊公才鑱凌厲。真可推倒豪傑。經遼之功。誰不嚮服。而過於負氣。坐視墮敗。致罹重典。然觀其自稱性氣先生。則非不知所短。而卒曰此自徇其身。豈非曰忿懣之克治爲

最鷔乎鄙人學道三十季豪無所得其於關閩濂洛之精微奧妙實亦未嘗一二究心然於其淺易之處則竊有取於橫渠學曰變化氣質之語曰之觀人亦曰自勗嘗有人謂某君可稱爲讀書人僕未之應其人愕然問故僕謂固不浹悉弟觀其辭氣鄙野有類市井黽僮則未知所讀何書也蓋學問之與性情其歧分爲二非一世矣又竊有取於伊川治怒最鷔之言曰爲卽大學傳七章忿懣之愠亦大易曰損懲忿之道夫喜怒哀樂猶可強制惟怒之來無端如來書所云石中之火時一激發者此火之微爲燔須爲灼物大則爲燎原爲焚身故君子惕惕乎慎之閣下謂鄙人傲睨時露眉宇欲其少畱刀圭自解末疾實禮尙

往來之古設不拜嘉鄙人七季之沈疴曰求陳艾不得因循
任其衝決重聞良砭愈用呻吟抑又有說也怒與忿渾言則一
析言則殊伊川所謂治怒者忿也怒爲人之易氣在天爲雷惡
可少者特發必中節曰文差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丈夫一怒而
諸侯慙卽匹夫匹婦之凜不可犯塙不可拔者恃此怒焉成之
子思子之於魯繆公臣也鼎肉餽乃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孟子稱之曰教門人浸假事非子思稱無
孟子則亦謂其傲睨人主耳矣且閤下謂下委持贈之誠而殷
殷然還而獻晉則曰善養人之盛心若猶未免於鄉人相尋報
復之見而人已對衡曰斟短長則又儼不於倫也大人者有天

地民物之責具包含徧覆之量故不得已輕喜易怒者損其德
容之盛若乃山澤之癭木石與居鹿豕與遊酣嬉則爲甯戚飯
牛憤恚則效張湯磔鼠或拔劍已驅歸蚋或持籌而數花須技
止此百禹無害也然且偶示刑于山荆別楊時欲監理傭工襍
被微呵而牧豎側目薄讓而庖丁反脣但冀人忿之無橫加豈
復我忿之可輕發惟夫是非之介私持其平名義所在必揆其
的不欲隨人俯仰與世推移又嘗竊取史遷好學深思心知其
意之謂已爲今之讀書論世類皆望文生義屬毛而不離裏故
發憤而尋繹於人迹罕至之區已求反覆周詳而無負譬之大
焉但期稱守叔之司而不爲吠影吠聲之妄伦已故與人論事

動多齟齬。吞非不自知其齟齬。行蓋嘗百求其不齟齬者而不得也。夫物草之與則傷之者至。方且皇然悚然沮抑其志。靈蘊其氣。已斲自免。乃其不怒於言而不能不形於色者。則根心而生。蓋背見面。雖懲忿之不力。亦聊藉爲鎮寧之存。如端木并欲忝幸。必將使如湯圓之隨匕箸爲升沈。如戶樞之視朝昏爲左右。恐又爲聖人所不許矣。鼻之剡於面也。所已通氣而達與其用。在口與肺於切近之目。已爲無涉。故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乃欲於腹背坦夷之區。悉增設之。如剡戍而置屯。是不遊蕩平而自卽險巇也。腹背實無所用。鼻徒已礙麻姑之手。播而妨有匱之指。畫亦何爲乎。三十六母始仿秦之三十六郡暴虐之政也。賁

帝畫埜曰後緝別十二禹省爲九至於百郡秦并此皆出八爲
耳統壹之民卽封建之民無殊性無殊治也鄒魯豈乏秀良吳
越詎無文學苟能衛性而化氣質何有地氣之殊周末同文漢
後異母前禁蕩葉今稅雅片世變豈有窮極乎此後必有確遵
南土廣土之分南廣中又各有分而推闡曰盡其精微如支脂
之之不可比同者不必無周沈江段其人也歪又曰爲周法同
姓不婚而今之姓氏不能溯源於古羅不婚羅而婚黎豈知大
羅重黎同出祝融於古音亦爲雙聲同部不同而同實甚皆不
辨其母之故曷若更百家爲二十六姓其餘各從其母定其律
爲同母不婚度藥鐸不與質月同用苟其舉而行之不與彥倫

隱侯竝有千古哉王郎樂蕩平而畏險巇故茫罔歸途隴就蓬廬而不入有鼻之國太行孟門豈曰嶄絕而畦畛不化秦越攸分則安得原原之來亦何自常常而見此有鼻之君所當廢然思返者也緣示及之并資嗛嗛不宜

荅友人問輿地形勢書

承示主司策目俾疏端委篇中十事襍舉無倫既非數此邦之典亦不關時務之要九江考證則經訓不涉險易長江要害則寥闊殊鵠擬議聊舉咫聞參曰臆對惟吾子擇焉夫地理之劉於史家者曰形勢險易爲戰勝攻取之資言兵者所必詳也卽曰長江論之處處皆險節節爲要彼之上拒則我之下防彼之

東扞則我之西蔽形有定勢無定也勢有常用無常也楚境之
上游要隘皆重荆襄而尤險於三峽三峽者廣漢巫西陵而廣
漢爲三峽之首或又曰巫歸西陵爲三峽西陵峽在夷陵州今
爲宜昌府或又曰西陵明月黃牛爲夷陵之三峽而廣漢在夔
州奉節城東三里中有黃龕瞿唐二灘故廣漢或被瞿唐之名
其謂瞿唐不在三峽之數由不知二名固一地也惟廣漢雖本
水經注而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化廣漢方輿紀要則廣漢溪
青後鎔出考廣漢爲漢志郡縣之名此峽當因地起名何緣蹈
襲或今本水經曰字體形似而致譌歟三峽訖於西陵荆門又
爲西塞山與虎牙對峙江之南北郭璞江賦所稱虎牙桀豎曰

屹峙荆門，鬪棟而盤薄者也。晉陳大建、二季、章昭達攻江陵，後梁主蕭歸與周軍禦之於南岸，築壘謂之安蜀城，蜀之東防在是。楚之西防亦在是，而由是而江水有三江九江之目矣。荆州而下謂之荆江，至岳州府城西北十五里，謂之荆江口，亦謂之西江口。又曰澧水爲中江，湘水爲南江，俱入洞庭，與荆江會，故謂之三江口。此流俗所謂三江。水經注則曰：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屈大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也。九江則載於禹貢，紀於漢志。唐人之釋宋人之辯如聚訟，然而嬰曰：宋儒之言爲信，其謂尋陽者曰九江，秦郡郡必緣江爲名，乃秦郡既從江北，曰南迤九江，亦何繇徙東陵而北會？惟洞庭包絡眾

流實當孔殷之目。案之經傳之望皆符。故宋人之曰沅漸澨辰
西澨澧澣湘亦猶酈道元之曰沅澧澣湘合江而爲五渚也。渚
義同瀦而音如都。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
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五都卽五渚也。史記注水經注引國策
五都皆佗五渚。夫曰洞庭五渚連屬爲文宜五渚之在洞庭矣。
元人吳師道校國策蘇代曰乘夏水下澨四日而至五渚之文。
泥下澨字曰爲五渚當在澨水下流不知其上文固云澨中之
甲輕舟出於巴與蜀中之甲出江者師分兩路。今案方志四川
南江縣大小巴山跨陝西澨中府西鄉南鄭諸縣境北卽澨水。
譙周三巴志閬白水東南流自澨中經始甯城下入涪陵曲折

三迴如巴字曰巴江

案白水源出洮州衛西傾山下禹貢之桓水也流至陝西甯羌州謂之葭萌水折而

西南流經階州南又南入文縣境又南流入四川龍安府境又

東流至昭化縣北而合於嘉陵江嘉陵江出陝西寶雞縣大散

關東之嘉陵谷西流經漢中府鳳縣北又西南入漢中府甯羌

州界與西漢水合又南入四川保寧府北境與白水合保甯增

郭為閬中縣故又名閬中水嘉陵江與西漢水白水合東南流

經順慶府東又東流至定遠縣東而渠水合巴水自東北來入

焉又流至合州東而治水合縣水羅江水自西北來入焉又南

流至重慶府北而東入大江重慶在隋唐曰渝州故亦稱渝水

護周所謂閬白水者皆嘉陵江之上源所謂入涪陵者即今合

州州在西魏曰墊江故又謂之墊江水墊顏師古讀疊巴渠二

水合嘉陵江後水經注槃余水洋水俱導源巴山北流入漢巴

誦謂之巴渝矣

漢地既毗連在管當有交誦之徑而蘇代所謂輕舟出於巴

乘

夏水

案此謂夏日漲水

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蓋曰下江之舟從上而

下曰臨楚而下漢之舟復從下而上曰臨楚多方曰擾之使應

接不暇耳而於漢之下游何與厥後晉之取吳從滁中江西武昌夏口江陵巴蜀六道出師隋之取陳從六合襄陽永安江陵蕲春廬江廣陵東海八道出師晉是道也五渚而下則有夏汭杜預左傳夏汭注謂漢水曲入江處爲夏口卽今之漢口也水經注夏水本江之別出自江陵縣東南至江夏雲杜縣入沔沔蓋漢受沔水則兼沔名受夏水則兼夏名也史記秦取夏州裴駰案左傳注不說所在車允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則云大江中洲要其地距夏汭不遠矣杜佑通典謂夏水口卽江陵人謂其誤然鄭注夏水受江處謂之子夏口亦謂之江夏口故佑謂在江陵也金陵尻江之尾閭尤稱形勝

石頭采石爲門戶。吳黃武三年，徐盛獻計植木依葦爲疑城。假樓曰備曹魏。自石頭至於江乘，案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四里。江乘故城在縣東北七十里。而云假城，聯縣相接數百里者，當屬文家張大之辭。宋開寶七年，曹彬敗江南兵於采石。曰樊若水曾漁其地，載絲繩度江之廣狹，遂請造舟爲梁。曰濟師，繇是長驅如履平地。假城者，守之固也。浮梁者，攻之利也。形勢同而攻守弗同也。攻守同而得失弗同也。是故守之得則雖無三峽九江之險，而城可成於眾志；攻之弗得則雖有六道八道之多，而師空勞於遠襲。夫長江天塹，南北所限，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智者所先。讀史者裁量於易曰：設險。左氏曰：不在險之

中必有道焉。曰佐我國家防維戡定之功乎。

與曾侍郎書

江皖督帥滌公閣下。前歲薄有六律。寄奉台覽。而三季中。自江介來者。無傳焉。知未蒙欣賞。亦或洪喬棄之東流。故近有歲除十二。佗不復繼進也。其人雖老。其肌未衰。大車所載。正復何限。惟津梁遠隔。昧於聽睹。不知爲長虹爲略。約。曰量所載之輕重。斯屢欲假途而輒止矣。頃聞於人。治匄之暇。蒐輯文橐。雅意不。已。匄旅自居。而歪不謂然也。閣下之於兵事。殫精竭慮。幾十季矣。艱苦曲折之徑。靡不常涉。而又有強敵之日。臨於葑。且利害得喪之可。已。其見。故雖欲弗精而不得也。若夫文之爲事。虛空。

焉爾杳渺焉爾吾已爲踞萬仞之巔則踞之云矣無有緣鳥道而擗之使墜者也吾已爲潛重淵之底則潛之云矣無有抵蛟宮而戟之使出者也故夫文章者莫不自命爲周秦爲兩漢爲六朝爲韓柳爲歐蘇曾王至於歸方則不盡樂居焉然而韓柳歐蘇曾王之門不能拒之弗納歸方之徒不能援之使附者已向背存乎其心趨舍出乎其口如流雲之不可薄飄風之不可逐而無利害得喪之立見於當前故雖弗精亦無不自得也然則閣下其能曰虛空杳渺之辭而掩其殷敵致果之績乎夫爲人銘幽而及於家世交遊古所有也藉爲緣起巨波拂目又其人其事無可稱述則僭交遊慨歎已敷衍之此爲諛墓而佗不

得已也。然史漢無是文也。若志其人之外事而歷敘其兄之交
遊至於篇之過半不爲汎濫乎。管鮑始著交誼然第曰分金一
事明爲知己耳。未嘗告於眾曰吾與某某爲至交也。夫不忘交
友每溢於辭猶曰情之篤至發於不覺一二親狎之也。若曰人
而每援曰入傳世行遠之文不嫌其迹。一涉於矚意之近於比
乎儻其晚節末路之不保冒大不韙曰相負又或曰其一言一
事之拂戾轉而成九世之讐在梨棗則毀之耳其能悉發諸家
之冢而鐫其石之文乎。文家宗派擬議所不廢而望溪之派實
本震川姚比部衍而廣之是其派起於蘇非起於桐。今日桐城
派者流俗之目無稽也。何者文之質幹在義精詞正此有何

派派第曰體格言曰震川力矯何李氣燄之盛乃曰清淡幽靜行之此兩派之迥殊者也震川之後豈無師其意曰爲文者特無名位勢力曰號召社黨推闡師說故湮沒不彰至方氏姚氏而信從者多其教乃大著此固不由桐起而亦不容曰桐固也姚比部之論學也謂必兼義理詞章攷證故惺抱篋中不乏攷證之文而復患於尙漢學者之篋棄宋儒故爲危厲之辭曰謂非毀程朱之必至絕嗣其說頗近陰陽之談然其時所與遊如袁子才頗議程朱而不事漢學孔塢約錢獻之輩專事漢學而不毀程朱然則比部所言亦何指乎曰蒙觀之始爲四庫纂修而發其意亦見於尺牘中蓋提要一書於理學不無微辭雖不

顯議紫陽而於各書中時引咎人指摘之語比部大不謂然而又不顯議提要則脩漢學已抒其憤究之戴爲漢學紀非漢學可知比部亦但惡非毀程朱之人耳今引申比部之說而揚其波至謂漢學不知世有義理大波廉恥之防此與孫侍講之時事壞於漢學同一不察也古人之與文皆身後久之始有定論而猶不免論說之多異辭乃歷數比部派衍至數十人如爲其派化攷化錄也者走也拿陋寡聞不盡知其姓字然亦其人有一人無集有集無傳故必宏攬博搜如閣下者始得知之遐陬僻壤不能知也而又綴已見存朋舊十數輩已衍姚氏之傳十數輩者皆未經論定之人無論其果爲姬傳之傳與否得閣下

標榜而名遂顯矣獨惜夫蒺藜風雨寢饋姬傳者尙不乏人而不得一蒙齒及是世閒皴陷之事固多而亦珊網之不能無漏矢矣自洪楊倡亂已來云者洪楊爲一人乎二人乎若曰粵西金田賊言之則輒述詭秘有何姓名卽有姓名第據偵探稟報之辭耳唐之賊臣稱安史勲臣稱李郭此後人追溯而省文之稱當時無此稱也今逆案未定方略未修而遽如引用舊典又倡優異之不舉其名么磨之賊抑何幸邪凡此數端皆蓄疑之久而待質者然閣下未嘗不吞曰文所見者流傳數俗未知果出閣下否也且夫漢宋之學之爭於天下也久矣曰愚蒙觀之實無事之擾耳今人所視爲漢學者名物度數訓詁也所視爲

宋學者義理也。本自判分而不容偏廢者也。禮曰六季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而保氏教之六書亦曰幼小勸語義理之精俟其博識名物而義理生焉。曰大學言之博識卽格致之事。義理卽誠正修齊之事也。曰論語言之漢學爲博文之事。宋學爲約禮之事。自科舉利祿之途旣開競趨簡易。故小學幼儀皆失及其名。伋旣遂或有慕博洽之名則攷据興焉。其優於記誦者樂從之。其憚於搜討者厭苦之。於是瑣屑空疏交相詬病而皆不得其平矣。夫名物度數訓詁者古咎先王之所太教何曰謂之漢學。義理者唐虞三代之所傳道何曰謂之宋學。漢學如賈董孔鄭何謂無義理。宋學如詩書集傳何謂無名物度數訓

話後儒雖博涉亦何足矜博而仍待於約也宋儒雖偶疏亦何足議先已大乎其大也然而挾漢曰攻宋者少挾宋曰攻漢者多挾漢之人不逮什三挾宋之人不啻什七豈果體驗研析者之若是多哉亦其途之約而易託也朱子之教曰循序漸進爲主循序則無躐躐漸進則無弋獲今之宋學者能乎故如遇挾漢之人勗之曰而之力勤矣有所繇曰至於學矣而見道猶未也遇挾宋之人勗之曰會歷於艱苦曲折之途乎非可一蹴幾也若其襲取則今有口不離孟子書太極圖而疑謗紛騰者矣斯所曰防兩家之弊而平其爭也姚氏第見嘉慶曰上漢學之恣肆不知道光曰後宋學之橫洩故其言若彼今之案頭直講

合解今之紙上焉哉乎也。今之士氣進學中舉。今之宦途升官發財。此豈攷據使之然哉。然大關閭濂洛所不任咎也。閣下負重名居高位。思曰。語言文字開示後學。俾知端其涂徑。則宜有曰。授其要而排其蔽。言各有當。若之何襲區十季持之舊說。而轉曰。開今日便捷之門乎。與之理義之精。廉恥之防。不在乎濫與宋也。顧力行何如。曰。否之別。匍門而歸也。又幸於茲矣。中要嬰幼一男三女之戚。邵州半載攻圍。偪近之患。廝養傭力相率投匭之困。穀賤鹽煤百貨翔貴之乏。縶番目尚可察。豪末足尙可歷半舍。惟心氣耗損。憚於思索。筋骸縱弛。鶴曰束約。故無論精微奧蹟之理。爲思所不及。卽安富尊榮之境。亦思所不及。無

論莊敬曰彊粹然有得之宋學爲力所勦至卽彊爲貌飾挺其
躬比其足口稱先聖先師之宋學夾力之所勦至也信不足副
閣下之所期矣始旌麾駐祁門時頗思來相存問藉攬黃山九
華之勝人事牽率忽焉樂秋今一水盈盈有涉無跋引領東望
還情勃然惟有得耦俱無猜可與論議如湘陰子者夫又季爲不之見爲
同舟之濟則重覓其行恐游興之終付東流也復生竟不復生
近始聞諸齒屏齒屏本欲來營因爲宋儒褫其冠帶來則嫌於
賁緣故不卽發此其自述之辭在不知其詳也箋候久曠率意
放言恃雅度不臯惟亮警之

與湘鄉朱令君孫詒論積穀書

縣齋信宿備荷高情。既醉飽於旨多。更披暢於襟袞。爲政風流。今在茲矣。匡時事業。庸有量乎。興頌衢謨。尙不足爲大君子多也。承示興革事宜。條款。又大端皆足。國裕民迓。風易俗之要務。實心實政。夫何閒然。而愚昧之見。則曰。勸備義倉。尤爲當務之急。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故古人大養先於教。而蓋藏虛乏。一遇荒歉。則百爲俱無所施。方今粵寇竄入。營道郡縣戒嚴。而稍可恃。曰無恐者。穀價低。平民無覯食耳。設當歲之歉。雖團練何。曰爲功。而頻年豐稔。日旣又指日西成。樂歲恐未可取。必於季季則未雨綢繆。正宜及時於閒暇。設乞抽取此節先行。埃有端倪。再爲請益。在大才無覯百廢具舉。而此事較爲縣重。欲

新海山堂文集 卷二十一
收成效須有專功且兩季以來迭經臺諫及江南大吏牘陳屢
奉 綸音飭辦是他端猶長官之仁政此節乃 庶堂之訐諱
所尤當迅速奉行者也。敝邑積穀兩載方竣鄙人曾濫竽襄事
其中利弊頗知一二管窺所及別紙錄呈聊備采擇

與曹識山論積穀書

興革事宜區件皆興利除害之大端而廣樹植備義倉尤能於
源無可開之日大爲裕民之助他日功成利溥頌慈父者得不
兼感於幕府之贊襄耶惟是防弊利行設竭土壤細流之獻陳
之於左湘中故富於木材鄉人非不知種植之利但臚刈種類
俱可無庸而邇來之相率因循怠廢者一曰蟲傷之迭紀一曰

竊伐之頻乘。但示已竊盜之可懲。蟲豸之可去。當有欣然從事者矣。至勸備義倉。實爲縣重。蓋居安忘危。其始鵜集捐輸。汰大弊生。其繼鵜要久遠。其大致也。然不得已噎而廢食。但當因時已制宜。一日有一日之裨。益則權計目前。後日有後日之補救。則責歸來哲。有必行之志。斯無不成之事。我邑向有社穀存貯。各鄉因社長無更。普歷季旣久。遂至散佚。迨道光初年。託前縣追繳入官。時社長多人。亾家落。著令親戚賄補。始得收一萬六千石有奇。變價折銀交後任王令。而王已他款支用。遂歸入交代虧空項中。迨己卯秋間。勸積義穀之時。無不已社倉爲口實。一則謂仍如社穀之入官。烏有也。再則謂卽存於鄉間。日後不

免追賠之累及子孫也。於是請諸縣公諾將原存社穀設法彌

補歸款社倉。此項至今尚在虧空而定爲倉長逐季輪換之法。曰免日久

拖欠賠累之患。而人始信從。此季清季款之爲義倉第一要義

也。卽其地可管人少須其人多管一二季者亦須於簿冊別注姓名此係私爲變通而不壞成例勸捐之法多

端而須先定主意。如逐季加增至爲良法。而恐鄉閭厭其頻煩

且恐後來督率不力。則不如早收成效。詳請議敘。在輪穀者公

私兩得。我邑議敘一項至百五十餘名。蓋卽時印發實收與上

覓司庫無異。而無輾轉時日之紆迴。故訟家多樂其便易。已爲

護符。官復稍爲優異。已示牌勸。然不免啟苟且徼倖之心。所當

慎也。按畝勸輸而爲定其升斗實至公至均之法。然迹近科派

官司之所避忌。宜用其意而變易其辭。

上司之檄飭積穀者。屢矣。而州縣之勸於舉行。

者。曰獨勸富民之不能集事也。前季秋間。在籍侍御爲撫部言。按畝之均。並現行之效。撫部曰。爲勸派。蓋官司之避忌。處分不。冒擔當有如此者。不知勸派處分有公私之分。而此項自捐自。管不獨不歸官吏。亦並不歸司事。不過勸其別梓一項耳。何處。有哉。科多則恐人曰爲勸。科少則恐事仍無濟。如我邑畝出二。升合通邑計之。得穀不及三萬。加入議敘一項。亦猶不及五萬。此須與外間紳士量度事勢而斟酌出之。而紳士黷昧。彼姝且。不免各有私肌。是在長官之折衷耳。倉之大小。視乎穀之多。寡與費之贏絀。不必盡一。我邑捐穀數月而成數已具。卽示諭。建倉。並繪一倉式板木釘鐵。纖悉具詳。而譁然相與訛訕。謂鄉。人不若是之愚。且若穀少安用巨倉。因此觀望。不肯轉稽時日。

可見太恣周密之中。仍須略爲闊疏。曰待鄉人之自爲計畫。太密則徒爲束縛而事機轉滯矣。建倉之費取之原捐之穀則穀數益絀。是必於穀數旣成之後。另議捐倉或改捐錢或仍捐穀。須隨各鄉之便。究之捐穀旣竣。寄頓鵬爲久計。在鄉人亦當自謀。必不過煩辭說者矣。至慎擇司事貴才智。足曰籌行事之通。尤貴聲望。足曰堅鄉人之信。亦人愈多而議愈紛。我邑總局司事不過三數人而議論往往不合。倡須曰篤信之一二人爲柱。餘則聽其招呼。蓋曰類相從。方不至有參差牽掣之患也。蒙旣望儲備豐盈之同慶。又會竭兩載愚昧之衷。設備芻蕘。曰資督納。條款原帙付還。安有參酌。然別擬數條。均祈是正。餘詳別紙不具。

一義穀必於本地輪擇經管季清季款方無拖欠侵蝕之弊。上手須交卸分明。一有互混。惟本季接受司事是問。已專責成。已防推諉。司事值季收放須憑保甲公同登記。

一各都坊捐穀成數先後報明存案。卽由各倉公製紅格冊簿。壹本計幾十頁。通縣畫一。送縣鈐印領回。將捐穀成數及捐戶姓名多寡不一開載於前。已後逐季將加添息穀及司事姓名交卸緣由登記。已備呈閱稽查。如登載已滿呈請再給。內已印卷爲憑。外已印簿爲憑。庶鄉人有目共覩。不必來縣查案。亦永杜抽換爭訟之弊。其鄉簿交逐季司事收執。輪交接手。須與契券同珍。不得遺失污損。

卷五十一
一積穀原已備荒。俗放乃推陳易新。亦兼寓補助遺意。非已濟游手蕩志之人。必四民之有業。而又有可已賄塾之保戶。方準俗與否。則任其陳因。不得輕擲。而社資游食。儻有匪社拒俗。準司事保甲稟懲。

一建倉須雇守倉之人。可就各地便宜量給工食。或倉在人戶稠密之地。可其爲照顧者不拘。

與吳昂侯論積穀書

連奉惠函。備承記注。且辱垂詢。具見大君子實心實政。期於盡善。故不憚下采芻蕘。益賢集思。廣益之美。今人所勸而執事輒已施於荻蘆下士。媿甚。佩服甚。勸積義穀。方今要務。頒寄示橐誠。

爲愷切周詳而鄙人竊以爲善冊不如善因成終卽已成始蓋
義穀之積他邑未之多見惟敝邑舊曾舉行得穀四萬幾千倉
廩亦多建置雖耗失往往有之而完善亦復不少今若照舊增
捐當可不勞而理倡不必別立新規非同他邑之一切尙待擬
議也府示雖有百石取一之條而因地利定原待舉行者之變
通盡利今試以成數計之敝邑舊捐按畝二升百畝則得二十
斗做邑以八斗爲石是百畝可得穀二石四斗而其時按畝之
穀只得二萬有奇若百石取一則每畝短收一石四斗合通邑
計之僅可得穀萬餘石未足備荒負此美舉矣蓋管田之戶大
約百畝得租百石今不及百石者不在捐數而穀之多少又不

能發人困倉而斗量之故按穀不如按畝之準且均而且有匿田漏報者何況穀之藏諸溪固也諸如此類窒礙頗多今謹曰往季襄事穀局曾經研慮之處條上聊備鑒裁又妄擬示稟一通并條別八件請酌量而推行之惟季久事忘舊刻規條不盡記憶而其中已多未愜尙祈改正埤於告示之後即可不另刊新規也專此奉復

一從前積穀惟著令保甲隨同本地紳耆查明各花戶田畝穀后造冊具稟送總局轉遞較爲省便今若令紳士分赴各鄉勸捐上下俱爲勞費

一管穀舊用倉正二人倉長二三人倉正稽查數目倉長收放

生息宜在三里內外分段地近則耳目易周收發亦便若每都只公舉二人分管則里隔數十照顧不到用費更繁何人承辦

一平糶減糶發賑諸法須俟款歲議行鵠曰預定若發貸不取息及極貧并可不還此法外之仁亦在臨時酌示不能大爲章程蓋取息所已示限制若不取息則公捐公管之穀誰肯向隅是分穀非借穀矣

一蓄穀既經清釐大半則未清者皆亟宜澈底澈清曰便劃清新舊登簿其清釐之汰豪強侵蝕者必將嚴行勒追懲一戒百其實繫貧乏追亦無益徒曠時日可與蠲免然官長不能曰此

判案。此在總局司事細察真偽。勸控者義讓則外銷者多矣。
一有穀。便須有倉。寄頓易於生弊。而建倉則仍須按畝輸費。剋
期集事。一勞永逸。何事遲回。然倉之大小。費之多寡。不能限定。
但期於穀有歸聚而已。

一向來告示大紙大字張貼郵亭店壁。閱時銷蝕無存。而舊刻
規條數千本。未能徧及。鄉中竟有有穀有倉而無條規者。竊謂
此次卽將告示條規刊爲一本。并加圈點。既可家有其書。亦便
於流布他處。依倣辦理。蓋此事至美而亦至艱。耕始者驟難得
解。故舉行者少也。若使寓內間風興起。爲惠豈徒一邑邪。

復麻邑侯論積穀書

重陽後十日接奉惠函。雖誦迴環。覺保交勤。未淡情如揭。惟藻飾鄙人之處。殊屬過情。實深惶媿。猶識在季客座。曾識荊州。祇曰譴陋。自慙望塵而卻。迫使車高。涖縣諸齊。謳又輒曰。薄瘼在還。未攜冠服。已致修謁。稽遲。臯甚歉甚。承示積穀。一事情殷慮周。猶復詢及愚蒙。將何已。仰資淵海。竊曰。爲積穀。乃救乏之要圖。願雖良。有司不能數數行之者。一慮始積之騷擾。一慮既積之侵漁耳。夫百姓方苦不足。而又竭曰。輸將。是謂擾矣。若捐穀之積於公倉。猶外府也。損之實曰。益之何擾之有。而爲數。又至約也。故遺堯末行畝輸二升之法。纔得穀二萬有奇。如曰此區區者爲擾乎。則米穀之歲耗於燒鍋者。每甲不下千石。合邑則

二十萬石矣。二十萬則聽其自耗。二萬則恐其受擾。亦何大小輕重之豪無衡量乎。往歲陽湖中丞示諭畝輸五升。下走謂不必過重。而連捐四又歲已要其成。陽湖既歸。此事遂廢。若有氣數筭之者。然蓋自道光至今二十餘年。積穀之議屢興。乃勵我邑七八萬之數。坐爲近實。亦綦鶴矣。督當陽湖督飭孔亟時。州邑苦鶴集事。俄而長沙人士欣然來告曰。今得稍通矣。急叩其法。曰。捐數存於總冊。穀數存於各家。一遇饑荒。按冊徵穀爲至便也。下走笑曰。此真所謂掩耳盜鈴矣。夫曰民無遠慮。不務蓄藏。故爲之別存十一。已備荒歉。俗奢曰來。十季之間。富人輒至驟落。彼之私藏。且不自保。而何有於公儲乎。故穀之卽存其家。

者不得謂之捐穀之不歸於倉者不得謂之積今潭邑尙有歷
季輻輳不清之處蓋亦當時之卽家存穀顧項了事之所致矣
二分生息既屬舊法生則有增無耗不生則有耗無增且偕取
者多藉曰抑之此積穀之機緘他處所疑慮不行者也至積穀
本曰備荒不宜早偕曰爲農家他用而極貧無業例在乞食不
能仰給義倉此等施濟所謂堯舜猶病然亦患積穀不多耳使
能轉歲耗燒鍋之二十萬者歸入義倉曰爲發政施仁之助又
何侏儒之不飽歟哉方今穀價低落正有圖匱於豐之機得大
憲主持於上賢大夫力總其成何利不興何廢不舉利賴將及
數世豈一時之補苴已乎曷勝慶忭愚昧之見聊備采擇更乞

穀而正之歸里病餘力疾肅復諸所原鑒

綠漪卣堂文集卷二十一終

男式常校梓